



从悲壮走向豪迈

黄新初 主编

汶川特大地震书系

WENCHUANTEDADIZHENSUXI

文艺卷

报告文学（下）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主 编 黄新初

副主编 侯雄飞 朱丹枫

从悲壮走向豪迈

汶川特大地震书系

文艺卷·报告文学(下)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悲壮走向豪迈·汶川特大地震书系 文艺卷·报告文学
(上、下)/黄新初主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11-2964-3

I. ①从… II. ①黄…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四川省—
当代 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抗震救灾—概况—中
国—2008 IV. ①I21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0921号

从悲壮走向豪迈 文艺卷·报告文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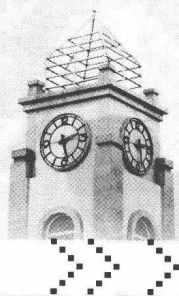
汶川特大地震书系 Wenchuan Teda Dizhen Shuxi

主 编 黄新初
副主编 侯雄飞 朱丹枫

策划组稿	黄立新
责任编辑	张春晓 金 欣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式设计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1
字 数	66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64-3
定 价	105.00元(上、下)



目录



- 阿 建 北川的表情 /001
——访谈北川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 殷 波 王国平 现在的我们 /035
——“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
- 杨吉成 生死竞速 /058
- 洁 尘 余震中的敬畏之心和日常生活 /065
- 麦 家 募捐记 /070
- 江明义 我用镜头记录“5·12” /076
- 黎民泰 颤抖 /082
- 邹廷清 天堂没有回音(节选) /093
- 翟永明 每一个女孩都是天使 /100
——北川亲历
- 何先鸿 唐法广等 祭奠台上的卖花男人 /104
- 何先鸿 唐法广等 关庄! 关庄! /108
- 何先鸿 唐法广等 悲情青龙村 /119
- 何先鸿 唐法广等 你是我永远的百合花 /141
- 何先鸿 唐法广等 天使之爱 /146
- 何先鸿 唐法广等 因为我是唐山人 /151

何先鸿 唐法广等 生命，不可遏止 /153

何先鸿 唐法广等 激战堰塞湖 /156

袁山山 从绝境中突围 /166

张泗琪 战鹰紧急升空 /175

王 棵 每一颗心都紧紧维系 /194

王 龙 向生命挺进 /210

王 甜 莹华·前世今生 /232

杨孟曦 映秀野山的两天两夜 /254
——写给自己的采访日记

胡 笳 十万火急送出“鸡毛信” /263
——杨守芳三下四上死亡谷

罗 鸣 80后的倩影铸就师魂雕像 /273
——记在汶川地震中为掩护学生英勇
献身的共产党员、人民教师向倩

杨景民 军旗在震区飘扬 /288

冯小涓 经历大地震的人们 /296

张晓林 绵阳：大地震纪事 /313

张胜友 北川重生 /323

北川的表情

——访谈北川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阿建

蝴蝶与蜻蜓

然而，进入北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原有的心理准备远远不够。

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做一种工作访谈。访谈的主题很明确：应急管理。访谈的流程也十分的程式化。起初因为偏于理性，访谈中许多信息都被我们忽略了。可是当我们反复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份份沉重的不幸时，我内心的某种情感被一点点触动、唤醒，然后扩散、弥漫，直至迎面袭来，无力阻挡。到全部访谈结束，原初的工作状态几乎荡然无存，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情感中，茫然无措，不能自拔。

的确，我们所面对的是刚从一场巨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通过访谈，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也渐渐成为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震惊、悲伤及恐惧；逃避、坚强及希望，五味杂陈，齐聚心头。渐渐地，我感觉好像肩头被一种重物沉甸甸地压着，而心中有一种暗流不断地奔涌，却又无从宣泄。同我们的访谈对象一样，我可能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征候群”。

我们访谈的对象都是基层干部，因为工作的原因，地震前我对他们比较熟悉，相互间的接触也比较多，有一些曾经是我的工作伙伴，更有一些还是相处很不错的朋友。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

是什么样的，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在特殊的境况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说句实话，我不是很有信心。因为特殊的体制与文化因素，农村基层干部往往生活在夹层里，他们面对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尴尬，也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同样，他们身上存在着诸多为社会所诟病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干部甚至被妖魔化了，这对他们来说，多少还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突然到来的一场巨大灾难，把他们从体制与文化的禁锢下释放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单纯的人，面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考验，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本性作出抉择。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人群中优秀的一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整个访谈经历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体验，从震惊到悲伤，再到深深的感动，最后，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悲怆与崇高感。在汹涌情感的冲击过后，我努力激发潜能投入工作，在悲伤过后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后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访谈带给我的身心的负面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种乐队”来灾区做“音乐疗伤”。一位香港按摩师把双手刚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惊地问：“你这里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原来，你的心可以被你骗，你的身体却是没法被骗的，心理的问题在身体上一定会反映出来，而且十分真实。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创伤后压力征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自己得到一些宣泄，可要么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与空间来释放自己，要么当遭遇某种情感冲击泪水将要奔涌时，我却用“坚强”把它强压了下去。直到几天前，本书稿已进入修改阶段时，我才有机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

夏老师是台湾心理咨询界的开创者，她以坚实的学术背景和柔软的博爱之心，给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导。说是疏导其实她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我在说。虽然谈话进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断，但面对夏老师不足10分钟，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是“5·12”地震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泪，事后感觉身心都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仿佛又以被访者的角色重温了我们几个月以前进行过的访谈，历历情境，再现眼前；种种感受，重回心头。

昨晚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梦里我坐于分岔的路边，同行的几位伙伴正在犹豫往哪去，我却固执地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去北川……”

陈国兴访谈录

2008年7月21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一大早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北川的路。

一过安昌镇大桥，就看见公路两旁挂着许多红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北川县各党政机关的名称。地震后的第十天，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点就设在了安县老县城安昌镇，而安县新县城已于几年前迁往距绵阳十几公里的花荄（gāi）镇。北川各单位都租用安昌镇的民房临时办公。

北川县安监局的牌子挂在一棵大树旁，安监局和国土局合租一个院子办公。安监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间20来平方米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五六位同志。局长的办公桌靠窗。周遭环境嘈杂纷乱。

陈局长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言语间始终带着微笑。他的左脚似乎不方便，他解释说，那是地震中受的伤。简短的问候之后，转入正题。但正如我们所担忧的，一听说访谈，陈局长就面露难色，委婉拒绝。幸好有同行的老刘，他是土

生土长的北川人，在北川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跟陈局长以兄弟相称。两人短暂地眼神交流后，陈局长默许了。

受访人：北川县安监局局长、原北川县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1日上午

访谈地点：安昌镇北川县安监局临时办公点

访谈人员：清华大学应急研究基地周玲；北师大社会发展研究所张誉译；绵阳市委党校张建、刘奇志

周玲：请您谈谈“5·12”那天的情况。

陈国兴：禹里是原来的北川老县城，是全县第二大乡镇。5月12号这天，我在乡上组织干部开会。村干部——村三职干部：书记、主任、妇女主任，还有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全体乡干部参会。正好这一天，我组织召开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会。会议结束后，我们把大家请过来吃了点饭。饭吃规矩（结束）以后，我们刚好要上班，大概也就是2点24分——我是看了时间的，我从寝室里往外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突然之间开始摇晃了！我想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因为地震我见过呀。1976年平武地震我也见过呀，我说你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摇两下……我正走在一个巷道里，突然之间就大动了！我看到房子往下垮，我两边的房子、前面的房子往下垮，我正对门一堵墙，2米多高近3米的一个围墙倒过来了，我一让……围墙倒了以后，我一个箭步从围墙上面跳下去……当时我的踝关节两处骨折。

周玲：啊！当时骨折啦？

陈国兴：当时就骨折了，我跳下去以后，我这只脚就没法动了。我看到周围的房子往下倒，我当时跳在一块菜园地里。如果围墙不倒——围墙我是翻不过的，我那天就已经塌在里面了。等我出来以后看，整个那一片儿，房子全部都倒了。我蹲在那里看周围，

我第一感观就是：我不得活了！瞬间的时候，我说我绝对死了！因为像那种情况下，自身是感到没有生存的可能。那个震，震得太、太厉害了！房屋全部往下倒，前面的墙垮，后面的房屋往下倒，我就趁间歇的那一下……我听见这边有人喊说：“人塌到了，有两个人！”是那个老贾在喊，他说他母亲塌在里面了。我往这边一跑，我想去拉他一把，他说：“陈书记呀，这里塌到人了呀！”我刚要喊他一声，就看见墙倒下来了，要不是我一个箭步跳得快，那也把我压塌在里面去了。

……一股烟雾过后，我反应过来，拄了一根农村搅面的面棍，一把撑着，双腿就站起来。我一看，想：禹里这次是毁灭性的灾难！我马上感到，肯定人员伤亡太重了。当时哭的哭，叫的叫，整个禹里全城哭喊一片。我拄着棍子，马上就动员老百姓，尽快地疏散到空旷的地方。当时还有余震，两边的房子还在落砖瓦块，我让老百姓往河边疏散。好在那天开会，村长、书记都在，机会非常好。我这儿26个行政村，145个社，还有一个社区居委会，干部都在。村镇干部马上组织人员往河边撤。突然，我说：学校有问题！学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共有7所中小学校，1696个学生。我们政府大楼后面就是一所中学，也就是北川二中，叫“北二中”。任家坪叫北川一中。当时我就跟李乡长分工，乡长就全力以赴去救学生，我来负责街上这一块。地震以后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四个6，就是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我就打110；第三个电话打112。连拨三个电话都不得通，我就晓得这次灾难太大了……

周 玲：开会一共有多少个干部参加？

陈国兴：那天开会一共150多个，包括村上的，机关单位，以及我们乡干部。

周 玲：乡干部是多少人呢？

陈国兴：我们乡干部是37个。

周 玲：干部里面有伤亡吗？

陈国兴：干部没有。我们37个干部没有一个伤亡的，唯一伤了的就只有我，踝关节现在还是肿的。（笑声）……乡长赶到中学去，在中学组织中学教师疏散学生。禹里中学、小学，整个教学楼，上面两层是塌完了的，包括教师的宿舍，也是塌了的。最好的就是我们1696个学生，只伤了28个，死了一个。由于抢救非常及时，学生伤亡不大。

周 玲：你们当时是怎么对学生施救的呢？

陈国兴：首先组织教师，然后是街上的青壮年。因为治城（注：即禹里，这是当地人对北川原县城的称呼）街是比较大的，又正在开会，干部也比较多。整个街上的城镇居民也比较多。我们一走在前面，他们就自愿来了，都是非常自觉的。

周 玲：你说，教学楼的上面两层都垮掉了？

陈国兴：全部垮掉了。

周 玲：那里面有学生吗？

陈国兴：有学生嘛，掏出来了，还掏了几十个学生出来。

周 玲：没有学生被压死吗？

陈国兴：没有压死。教学楼垮下来的时候，底下全部是空的，包括楼梯口。我们有一座教学楼是三楼一底，只有一个巷道，只有一个楼梯口。整个三层楼的学生全部走一个楼梯口下，但整个楼是垮完了的，当时学生没有一个遇难。除伤了28个外，还有一个是重伤，那一个是晚上……当时如果救援及时，如果路通，或者有飞机，能够及时抢救，他是不会死的。

周 玲：当时禹里是不通路的，对不对？

陈国兴：不通路嘛，当时交通、通信全部是中断的。

张誉译：那个学生被压到哪儿了？

陈国兴：胸部、腿部，两条腿压烂了。他是晚上4点过才死

的，就是12号的晚上（注：应该是13号凌晨4点）。当时我们的医院也全部塌了，夷为平地。整个禹里，重伤126个，死亡42个。整个禹里是14500人，4300户。禹里伤亡也不是很大……

2点30分地震以后，3点钟，我看了一下，我说县上也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时我很急。我看禹里灾很重，但我不知道北川县里……电话打不通，交通也中断了。3点钟我们把老百姓疏散到河边后，我马上就组织召开了一个会，成立了几个小组。开了5分钟的会，我点了几个副职，我们几个领导就分了工。我把一个管农业的副乡长派出去，到北川县城去给县委报信。我专门又派了一个双鱼村的村长，叫李家友（音），他身强力壮的，又会骑摩托。我说：村长骑摩托，把陈乡长搭上，第一时间到县上去汇报我们禹里的灾情。我说你口述我们禹里现在的情况，需要急救的有哪几种情况。结果派出去就一去不复返！我是头一天下午3点钟派他们出去的，他们第二天晚上才走到北川。因为当时路中断了，余震不断，他们翻山，只能看着高压铁塔走，在深山老林里蹲了一个晚上。

周 玲：问题是当时北川也进不去呀？你们知道临时指挥部设在任家坪吗？

陈国兴：当时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以为县城还是很好的，我以为地震最重的是我们禹里。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下午，没有音信。那个时候我就很急了，我马上又派我们清凉村的支部书记刘秉云（音）去，我又亲自写了一个便条，写上我们禹里现在整个的灾情——因为第二天我就基本清楚禹里的情况了。

周 玲：您是说从禹里（街上）到村里也进不去？

陈国兴：很多村都进不去，道路全部垮塌了，没办法。翻山越岭我都把我的村干部派出去，第一时间要求他们把各个村的基本情况摸回来，我们才能掌握全乡的情况。第二天有的村已经把情况反馈回来了。

周 玲：您是说13号？

陈国兴：对，13号的下午，有几个村没有回来，有十六七个村的干部回来了，把他们村上的基本情况——他们村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失踪了多少人，房屋倒塌的情况，都已经给我们报回来了。

周 玲：最迟那个村是什么时候报回来的？

陈国兴：最迟是14号的下午。……村上的情况报上来以后，13号下午我就写了便条让刘秉云送到县上。刘书记被派出去了以后，还是没有回来，我非常急。14号晚上，我就准备亲自出去。但是我的踝关节骨折了以后，脚全部肿了。我（心里）说死了那么多人，受了这么大的灾，县上为什么不派人下来看一看关内（注：北川县城曲山镇以西被当地人称“关内”，曲山镇以东称“关外”）？我还比较抱怨。我当时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那天晚上我组织了20个人——有干部，有街上的居民，我说抬都要把我抬出去！那天晚上我写了一个“紧急救助请求”。那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但是山路陡峭，抬不出去。我想，不能给大家增加麻烦。我就又派一个乡长——李乡长带着我写的“紧急救助请求”出去。我直接写的是“省委、省府”、“市委、市府”、“县委、县府”——我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一共写了四份。我给李乡长口述，教他怎样讲，怎样说，我说你就是“跪”，也要把救援人员给派进来！当时我是含泪写出来的呀！我说你要尽快地出去。李乡长是那天早上6点钟准时出发的。下午他就到达擂鼓（镇）了。他一去就碰到我们四川武警总队的参谋长、副总队长邓厚明（音）大校。他马上就把“紧急救助请求”给邓参谋长。邓参谋长一看，说：“禹里灾情太严重了，必须去！”参谋长带队当夜就出发了，那天晚上他带着700多个官兵在山上还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他们到了。

周 玲：您是说您的乡长是碰巧碰到邓参谋长的？

陈国兴：对，是碰巧碰到的，如果不是碰巧碰上，部队还来不

了这么快。邓参谋长带着710个人，一共4个支队来了。部队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外面整个的情况，他们说北川已经夷为平地！

周 玲：这支武警部队是您这里的第一支外援是吗？

陈国兴：是的。9点钟他们到了以后，我们就开会，开到夜里2点钟。我先给他们汇报，然后我们研究具体的方案。地震以后有八大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126个重危病人必须要转移出去，这是我们最焦急的事。如果他们不转移出去，肯定就看着死。

周 玲：“重危”是指哪些情况？

陈国兴：有的是腿断的，有的是手断的，有的是内脏出血，每个人的伤都不一致。

周 玲：这些重危病人您当时都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

陈国兴：全部都在我们政府前的草坪上。

周 玲：那当时有什么临时措施吗？

陈国兴：我们医院的医生全部赶到了嘛。

周 玲：您有多少医生呀？

陈国兴：36个医生。我们的医院也夷为平地了，我们把抢救出来的药品全部都带过来了。禹里乡政府前面那块绿化的草坪很大。12号下午，我们就用老百姓店铺里的彩条布搭起了简易的棚子。

周 玲：彩条布你们是买来的还是征用的？

陈国兴：直接征用的。老百姓非常支持呀，那些店主也非常支持的呀。我们就在草坪上搭起棚子，重危病人就全部安顿到那里面去……当天晚上，在我们脚下，就亲眼看着死了4个。那是痛死的呀！

周 玲：12号？

陈国兴：12号的晚上就痛死了4个。其中有一个武警，转业后分到我们林场，他的腿从膝盖以下全部被砸烂了。他喊：“陈书记呀、陈书记呀，我今晚不得过呀！”我用手去摸他的脚，看伤在哪个地方，一摸，是软的！整个裤子里面，骨头都是碎的。当时医生

就用布缠，缠不住；又用铁丝、用咬钳拧呀，都止不住血！临近下半夜4点过，他说：“我抽支烟……”一起转业的一位战友给了他一支烟，他拿了一支烟，又吸又说，把烟抽完，他说：“我今晚肯定过不去了……”抽完烟不到20分钟，就咽气了。那个（重伤的）学生也是那天晚上死的。那天晚上在我们草坪上，一会儿死一个抬出去，整个晚上一共死了11个。我们看着死了4个。

周 玲：当时那些遗体是怎么处理的呢？

陈国兴：当时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遗体安埋小组，11个人，有民政办公室的同志参加，对每一具遗体做登记。当天晚上先抬到外面草坪上。13号的下午，一共是42具遗体。凡是能动员家属领回去的，我们都动员他们领回去了。没有家属的，或者路断了的，我们就组织这批人（安埋组）在政府后面，找到一块空旷的地，一个一个地挖坑，埋下去，全部是软埋。有一个坑埋了3个，他们是外来打工的，我们当时不知道（身份），是后来才知道的。凡是知道（身份）的，我们就插个牌牌，他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随后他的家属可以去认领呀。……部队来了以后，重危病人必须转移，这是第一大困难。

第二个就是粮食。我们禹里乡面积很大，有218平方公里。我们是北川关内山区，大于25度的坡地都搞退耕还林了。这几年老百姓家里库存的粮食都非常少。退耕还林以后，每年国家给每亩发260元现金。农民就全靠国家补助退耕还林的这点钱，逢场赶集就去买粮食。一家最多买20斤、50斤，下次赶集他又去买。所以老百姓家里没有库存粮食。我很急。说这怎么办？没有粮食吃，这么大的灾，交通又中断了。最后我们把街上的两个粮库——个体商贩卖米、卖面条的，还有两个超市，我们政府找老板做工作，我们说：把你们的粮食，还有超市的物品，就由我们政府来接管了。那种时候，我们要有序地供给受灾群众，否则就要乱呀。政府如果不把粮

库管住，就有可能导致受灾群众哄抢粮食的情况出现……我们有一个后勤保障组，他们的任务就是把粮食有序地发出去。15号之前，3天的时间里，我们只给每个受灾群众发了一斤粮。

周 玲：啊？

陈国兴：当时没有粮呀，已经都要断炊了呀。我们想的是，粮食不可能很快地就运进来，道路中断，走路要走十三四个小时，要从绝壁上翻山，非常之危险。粮食运不进来，我们就要作长久的打算，不是一天两天。所以我们把粮食保管起来以后，就组织派出所的干警和我们的干部昼夜24小时把守住。受灾群众来领粮，我们登记以后就有序地发给他们。如果我们不集中起来（管理），那强一点的人，他可能就吃不完，弱一点的人，他可能就只有挨饿。

周 玲：当时您那里聚集了多少受灾群众？

陈国兴：光是政府那里就聚集了4000多人。

周 玲：15号之前您一共发了多少人次？

陈国兴：14000多人，全部是发到了的呀。各个村的粮食，我们就发给村上来开会的人，由村上运回去。村上就根据情况，比如说，我有粮，我就暂缓；你没有粮，我就给你多发一点，由村上来负责调度。

周 玲：你怎么能确认这个人领了粮食还是没领呢？

陈国兴：有登记呀，全部都是造了册的。我们13号就把册子全部都拿来了。所以社会非常之稳定。那么多的人，没有惊慌的。

周 玲：当时您告诉老百姓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只能发一斤粮，老百姓没有什么（不满的）反应？

陈国兴：没有反应嘛。他们都知道呀，我们也都给他们说了，整个粮食库存只有4吨大米，8000斤。

周 玲：但你发了14000多人次？

陈国兴：还有灰面（面粉）嘛，还有面条嘛。大米只有4吨。